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序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章之象故蘇世之學兼諳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綜剏鐻能助方聞考纈判麻脊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藏彼飾前謨聚大魁而為纂結春芳而崇佩若雲蓊先生者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為大夫凡夫斗筲觚編絕枚烏卜天儀軌象地節基餘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圓之術以及青囊之秘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凱貫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千二百號但聞天笑侍中奪五十餘席誰及瀾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

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車承玉音之問答給尚方札作
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桑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
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鈐駛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
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
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甫欲曲鳴桐鼓碑借
崑崙固未暇縱談陳編鑽研舊業俗爾自娛於斯文也
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作釋戎容遽懷初服雖稱是一道
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遂白首鱸魚有味護草忘憂
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陰之心七
脩支白傳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遡河漢環流
太極之泉藥合刀圭尚築軒光之籠郵能考其契乃參

同前柢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者四十三卷標以陔餘紀實也今夫士夫木伯俗見易營而守經者非之折楊皇荂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詩沿五體論焉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黃車使者小說托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淡紀使非擊麟皮之鼓燬處同宣燃鳳髓之燈昏衢罪照正恐佩無迷轂寶但康瓠誰復蹊道筏而溯洄仰漢觴而斟酌乎先生以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顓門衍江生之師法經族史志洞中其支蘭書傳言鯖各飫其滋味每伸一解則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貫游畏其折角時輩聽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傅公是

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迴入尾閭而躭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抑此一編已堪千古麒水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鯫生而作序歸田可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殊先以光明照我愧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自忘蠡酌願附驥旋如謂公家之才尚堪俳偶長謙之業亦有條抄則梔貌僅存蓬心未洗是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榑木不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拜稿

陔餘叢考小引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有所得輙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為循陔時所輯故名曰陔餘叢考藏篋衍久矣覩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採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年老境侵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簏中檢得此稿謂數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哂其弇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翼識

陔餘叢考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南史編次失當處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刪之者今亦錄於後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爲訂正於後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訛

順宗諸子傳

卷十三

五代史　宋遼金三史　遼宋二史相合處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遼金史皆本　遼史

卷十四

卷十五

宋人好名譽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南宋將帥之豪富　宋元追褒古賢　元初本不
欲取宋　元時崇城之大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兩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有明
進士之重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卷十九
女媧或以為婦人　煉石補天　蚩尤為黃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隸書不始於程邈
造筆不始於蒙恬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牛耕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五

年號併稱

卷二十六

翰林　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修撰編檢　唐時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閣大學士　閣老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書中書舍人　尚書　侍郎郎中員外　御史

祭酒　監司官非刺史　兵馬司　吏部掣籤

奏本擡頭　行香　授官表讓　換官不換印

假守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三十一

卷三十四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八）三姑六婆 嬭婆 速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稱

牙郎 名賊 姦細 別號 混號 諱龜

雜種畜生王八 綠頭巾 養瘦馬 冤家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爲法自斃

鞭尸 刮骨 威怖兒啼 千里駒 五月五

日生子 同年月日時生 遷官最速 仕宦最

久 射石沒羽有四人 虎渡河一人 廣參我

兩人 謫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溝流

卷四十

九儒十丐　權奸有仙骨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一將單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語二百二十五條　貲堂桂府　點心　茅柴

酒　綿力　對手　張王李趙　籌馬　居家稱

姜太公　世界　畔　外後日　癸時　鑽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吃氣　着力　相打

底　個　生活　扯　你　貴姓　請安

香火　斲喪　門房　馬頭馬門　生日　騾馬

騸馬騍馬　纏足　拳訛頭　迴殺　毛作無字

英趣　呼豨為快　歲寒三友

終

陔餘叢考卷一

陽湖　趙翼　耘崧

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既成太宗又令諸儒詳覈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援据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譔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訂也未幾馬嘉運駁正其失永

稼中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則穎達等原本又經諸臣審訂始頒行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則繫詞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符語則圖書雖亦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遂疑爲畫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見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亦見繫辭正義）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始析言之其於尚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爲伏羲繼天而

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見漢書五行志）於是馬融王肅姚信並發揮其說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爲傅會安國又析爲卦取圖疇取書其爲臆說更不待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信漢儒可乎卽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爲聖王之瑞未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又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

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專屬之伏羲洛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尚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穀爲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爲定名所謂太皥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鯀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即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爲用於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為河圖之數而以洪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二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金木土皆倣此）又泥於孔安國易卦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易之中鄭漁仲六經奥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生成之數（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為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

也即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適相脗合然亦係繫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本圖書者蓋非好為創論矣

河圖刻玉

河圖昔人皆以為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則謂玉之有文者蓋據尚書顧命天球河

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玉崑崙產玉河出崑崙故亦有玉當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即八卦大訓即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河圖是玉之有文者豈典謨亦玉之有文者乎則玫之論固應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玉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玉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爲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

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爲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寓簡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卽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詞則云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卽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

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錯簡也王鏊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彖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今按說卦中乾爲天爲圜爲玉爲金爲寒爲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荀九家於乾之下又有爲龍爲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爲牝爲迷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佚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

語豈有孔子自作繫詞又自引己語以證之則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云尚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名其稱為尚書者自伏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紛王肅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爲君矣鄭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爲天矣康成又據緯書璇璣鈐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

書爲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議論紛然亦可見漢儒說經破碎穿鑿之一班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既久誦文熟

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尚書一篇於是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尚書者即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係僞書說見後）然遭秦有挾書之禁學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來行故寶之

如此蓋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見秦時藏書者不止
一處也

壁書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
嘗指爲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
子襄爲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挾書
之禁則子襄出仕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爲博士尤可表
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尚錮
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
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
子刪錄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是藏

書古名惡非褒也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爲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爲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尚以典謨爲夏書而壁書題爲虞書其爲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

朱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尚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爲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尚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爲虞史官所作既爲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爲之解則以典謨爲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爲孔子所定益爲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祁奚舉善篇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甯嬴論陽處父篇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欒書救鄭篇引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皆洪範詞左傳稱爲商書今依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定也凡皆以舜典三謨爲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國穎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爲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宋儒疑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僞吳才老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

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爲僞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紛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尚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既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即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間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玄奘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尚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爲隸字之處反覆推求

但謂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文從字順毋怪乎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至草廬謂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僞造者歷採各書所引尚書之文零星湊集串捕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引放勳殂落戎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衛獻公在戚儀篇引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郤至將敗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以上書存佚時人所引書戰國策述荀息之

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稱解）蘇秦說魏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此本周書中余人錄蓋周人已筆之於書矣）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韓非子喩老篇亦引此二語（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本周人書也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讀陰符經當即此）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亦見汲書寤儆解）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於不孝愼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如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爲虎傅翼與韓非子同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濞傳贊引周書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覽冥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王充論衡引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維篇曰千里百縣以上漢晉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湊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爲定論

也今文尚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盤庚等篇所以告諭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所引夏書商書何以文多文從字順絶不如此今因其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土音授異鄉之人兼令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尚書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尚書正同未可以易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爲隸古定云云閻百詩力斥其僞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衞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與人不識故遂在秘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尙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伏生今文尚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愼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愼徽以下分爲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肅之註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購遺典始得之是也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註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則以愼徽以下爲舜典或自肅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冠於愼徽之首而爲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之蔡沉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眞本而引之爲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況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愼徽以下

皆舜之事遂分爲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試舜之事而俱在愼徽以下若遽從愼徽截斷則堯之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敘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音爲止而非可分愼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爲堯典而謂當別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僞孔人謂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咨之詞已明則無嫌也閻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非是尚書皆謂二典本合在一篇非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即位以後咨岳

牧命九官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
帝曰則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為堯典其末陟方乃死
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
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
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
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
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礙
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
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未崩以前已敘入堯典內及
即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
即來格故孔子亦嘆為無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

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爲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眞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證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證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宋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尚書納於大麓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大

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謂洪水爲患堯使舜相視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然反淺矣楊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闘法之戲也鄭康成註尚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

曰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左傳八愷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也班書古今人表旣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內無庭堅有咎繇伯俱作柏季貍作季熊而又別有禼即契垂朱斨即殳斨柏譽即伯與柏益即伯益及龍夔則左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尚書傳乃始以朱虎熊羆及殳斨伯與四人爲在元愷之中以尚書朱虎熊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傳則又以八愷爲即垂益禹臯陶之倫蓋以左傳八愷

土后土而禹益賓平水土且皆高陽氏之後又皐陶字
庭堅也以八元爲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
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
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尚
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
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卽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數者
吳仁傑乃分殳斨爲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爲
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皐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
之數似爲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爲驩兜窮奇爲共工檮
杌爲鯀饕餮爲三苗則左傳四凶卽尚書四罪宜乎元
愷十六人卽尚書分命之衆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殳

晰為一人漢表作殳晰亦以為一人未嘗分殳晰為二人孔傳以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為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伯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皐陶即庭堅而益是皐陶之子皆當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愼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蒼舒為禹字伯奮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黎孔峯詁舜典亦以殳斨伯與為二人朱虎熊羆為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為元愷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

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此則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守之說爲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爲崩於巡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發源處地極高由湖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長沙都郴此正見楚南之在上流

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呂黎亦嘗過嶺乃不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方岳即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為巡狩與孔傳之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為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澤長語云孟子謂舜卒于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蒼梧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牽連之亦可備一說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謂夷人以畜牧為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萊夷而懸斷為畜牧乎況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

作牧者謂即用萊夷之長使之官其地統其衆如後世之土司耳牧即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子國尤見即以萊人爲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亦固矣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日云帝王

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三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按魏書李業興傳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何正業興曰此夏正梁武曰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堯典亦夏正也此據堯典之言以寅為正月最為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偽

漢時別有泰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為赤烏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泰誓盛行諸儒所見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馬相如封禪書司馬遷周本紀皆引用白魚赤烏之事王充

論衡所引此語并明言泰誓之文馬融謂春秋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泰誓朕夢協朕卜二句孟子引泰誓我武惟揚五句孫卿引泰誓獨夫受一句禮記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皆不在今泰誓之內杜預注左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謂今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案韋昭注國語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老泰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泰誓皆武帝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引為脫簡迄周隋閒孔安國古文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泰誓之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為僞而以孔傳所出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真者為僞僞者為真其強詞博辨大概以史記及尚書大傳為據謂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烏二事是必從安國古文泰誓中來則白魚赤烏之為真泰誓無疑也又尚書大傳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傳云太子發升於舟

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是又與當時所傳泰誓中語相合益可見白魚赤烏之爲眞泰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泰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爲單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鑿鑿不爽況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孔頴達謂當時此泰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入伏生書內而總爲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爲伏生今文而西莊反以爲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書大傳與此泰誓相合爲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

時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時則大傳在先此泰誓在後明係漢儒因武帝購遺書遂依彷大傳造此泰誓一篇托爲得自壞屋者而獻之或謂泰誓原文若本無此魚烏等事則伏生之徒何由憑空譔傳此更不然也大傳所記多有與尚書本文不相涉者不過因某朝有某事即附敍某朝書篇之下（說見尚書大傳條內）不得謂此傳必從泰誓眞本而出也然則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爲僞不必再翻入公案反以爲眞而以今泰誓三篇爲僞也至邢凱坦齋通編以左傳紂有億兆夷人數句杜預註謂今泰誓無此文凱乃駁之以爲現在泰誓篇中而預以爲無此文豈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預時但有白魚赤烏之泰

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據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循述所斥僞泰誓今雖不傳然尚有散見於他書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赤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遷引泰誓云師尚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述泰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當傳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發升于舟劉歆三統歷引泰誓云丙午逮師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自絕于天又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其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條皆漢武時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湯

周易乾鑿度謂易帝乙歸妹所以彰湯之美能順天地之道立嫁娶之義也因引孔子之說謂尚書自成湯至於帝乙此湯之元孫之孫也而歸妹之帝乙即湯也殷

尚質故以生日名元孫之孫親盡矣故不嫌同名而亦
曰帝乙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則湯六世孫也按
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惟孔安國註論語予小子履
謂履乃湯名而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之意以湯本名天
乙至將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謐巧欲附會乃
謂湯名履字天乙誤矣據此數說則湯之名天乙無疑
後人以其有天下因稱之曰帝乙則乾鑿度所云帝乙
卽成湯者非妄也尚書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
位故亦稱帝乙然則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於名故湯
亦稱帝乙祖乙亦稱帝乙也

康誥文與左傳不合

左傳曰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齊侯使公孫青聘衞篇亦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兩處所引大意相同則其爲康誥原文可知而今康誥無此語但云子弗祇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於弟其下即曰刑茲無赦無所謂罪不相及者將謂誤在左氏則不應兩處俱誤將謂誤在今所傳尚書則不應今古文又相同也豈其由伏生遺脫而孔安國以隸書譯寫古文時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復細加翻譯悉仍其舊因與左傳所引原文稍有不合耶

延洪

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丁春寀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尚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註尚書以不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

尚書大傳

尚書大傳漢藝文志謂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伏生歿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名之曰

傳劉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詮次爲八十三篇是大傳乃伏生弟子所傳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共二十八篇則弟子所譔大義應只在二十八篇之內古文則孔壁所出在後伏生未嘗見也乃說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無而大傳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無即古文亦逸安國所謂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而大傳亦載其篇目當是伏生少時本習尚書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漢興求得本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記篇目及大意故議論在彷彿之間而弟子遂筆之於書耳即如桑穀生庭一事古文書序謂伊陟因

此祇異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而大傳則系之高宗之訓以爲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彤日雊雉孔傳以爲耳不聰之應劉歆以爲鼎三公象也而野鳥來居是小人將居公位鄭康成亦以爲祀不明之象乃大傳則曰高宗祭湯廟有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謂高宗曰遠方君子將至否則有遠方來朝者未幾果有六國重譯來朝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爲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詞不知大傳何所據而云然又如金縢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禱以身代其後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王遭風雷之變乃得金縢而反公此事之眞僞不可知而敘事自極明白乃漢儒說此

篇惟孔安國傳與本文相合史記蒙恬傳則云成王有疾公自揃其爪沉於河願以身代則以爲周公因成王疾而禱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變成王乃以天子之禮葬公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縢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爲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尚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大傳於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畢者文王墓地葬之於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雖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禮葬公示以風雷之異而後人以風雷屬之於周公之葬事則實由於此按彤門等皆伏生今文所行大傳又本之伏生何其

與旨意全不相合可知大傳原非詮釋經文但某朝事即附於某朝某篇之下所謂別撰大義也